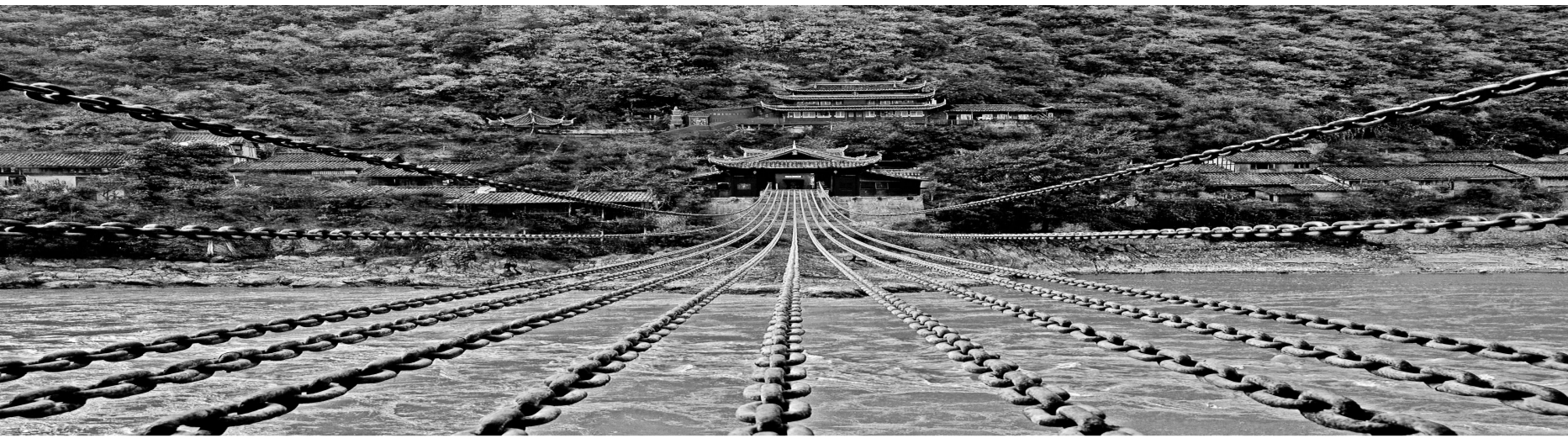


红色甘孜



# 红军夺取泸定桥的战略考量及胜利原因

■王佐

众所周知，飞夺泸定桥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的一场著名战役。那么，红一方面军在已取得安顺场强渡大渡河胜利的情况下，为什么会进入甘孜藏区，夺取泸定桥呢？红军又是如何较为顺利地夺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是否如某些传言所称是国民党军故意放水所致？这需要从1935年5月初国民党军的部署讲起，这样才能让读者正确地理解这几个问题。

红一方面军在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蒋介石于1935年5月10日从贵阳飞到昆明，部署大渡河战役。他认为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红军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之覆辙”。其大渡河战役部署的关键是固守大渡河北岸，不使红军北渡大渡河，待尾追红军的薛岳中央军渡过金沙江后，南北夹攻，一举将红军歼灭于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的地区。在蒋介石的一再严厉督促之下，刘文辉只好硬着头皮，将其所有在雅安地区的兵力调往大渡河布防。由于当时国民党军判定红军无法从冕宁通过彝区，必从越西到富林走雅雅正道，所以将重兵布防于汉源富林一线，而在安顺场至泸定一带则兵力较为薄弱。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蒋介石在对红军作战中的又一失算。

1935年5月22日，红军先遣队进入彝民聚居区。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刘伯承与彝族头人果基约达（小叶丹）举行了著名的“彝海结盟”，红军顺利通过当时被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5月25日晨，红1师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但是红军在安顺场只得到3只小渡船。由于水流湍急，船往返对岸一次，至少要用一个多小时，红军几万人马在此渡河则至少需1个月时间。而此时国民党军离红军仅有几天的路程，即将形成在大渡河北夹击红军的局面。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夺取大渡河上唯一的渡桥——泸定

桥，就成为粉碎蒋介石大渡河战役计划，使红军转危为安的一个关键。

5月26日上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决定红军分左、右两个纵队夹河而上，奔袭泸定桥，以使全军渡过大渡河。左纵队包括红1、3、5、9军团及中央纵队，以1军团2师4团为先头，从安顺场沿左岸上行，夺取泸定桥；右纵队由1军团1师和干部团组成，由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渡过大渡河，沿右岸上行，目标同样是夺取泸定桥。由于当时对泸定桥敌人防守情况尚不清楚，能否夺得泸定桥尚在未定之中，右纵队单独渡河确是一步险棋。毛泽东的意思是，如果主力部队不能夺桥，两岸红军万一会合不了，则由刘伯承和聂荣臻带1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创造一个局面，干部团有干部，只要有群众，搞革命根据地就好办。

5月26日，红军左、右两个纵队从安顺场两岸出发，逆流而上，奔袭泸定桥。

红军右纵队渡过大渡河后，沿河而上。28日冒着大雨，翻山越岭赶到泸定得妥，沿途多次击溃当地反动民团的阻击。29日晨，右纵队红2团到击溃海子山守敌。下午4点，红军兵分两路，向石门坎守敌发动猛攻。这一仗，红军大获全胜，敌在大渡河右岸之防守被全部摧毁，使敌李全山团孤悬于泸定，有力的支援了左岸红军夺取泸定桥。

红军左纵队先头是红2师4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从安顺场出发，沿河而上，沿途击溃散叶坪、普萨岗守敌。5月28日，红4团于凌晨在石棉竹坪坪接到红一方面团林彪传达的军委命令：“王，杨：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度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军委的命令比原订部署提前了一天，离限期已不足24小时，而距泸定县还有240里的路程，两天的路必须一天走完，沿途道路坎坷，还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堵截。任务重、时间紧，但关系着全军的安危，容不得半点迟疑。红4团干部们份头向

战士作动员，振奋军心，鼓励士气。全团上下士气高昂，加速前进，天亮不久即突破国民党军川康2旅两个连在猛虎岗设立的防线。红军乘胜追击，经弯东、共和、咱地到磨西。至此，左路红军前面的敌防线全部突破。28日晚，红4团进到冷碛对面的杵泥坝。29日凌晨，红四团经一夜的急行军，终于到达离泸定只有10里的上田坝。部队不顾饥饿和疲劳，兵分两路，一路爬上海子山，抢占制高点，一路直奔泸定桥，占领了西桥头。

红军抵达西昌之前，泸定原驻有国民党川康2旅的2个新兵连，后又从康定增派了2个连和一个特务连。红军到达西昌后，这些部队分别被派往下游普萨岗和猛虎岗堵堵，泸定桥实际已无兵防守。5月28日傍晚，敌李全山38团一个排，才赶到泸定并动手拆除桥板。但天下大雨，不少士兵鸦片烟瘾大发，拆除桥板的工作只进行到一半就停了下来，准备第二天天亮再拆。半夜周桂

三营全部赶到泸定，开始在桥头构筑工事。之后团长李金山也率一个营到泸定，并布防于柏秧林。29日天明后，敌军忽见对岸已经被红军占领，另一半未拆除的桥板自然就拆不下来了，只有仓促应战。

29日红军飞夺泸定桥，占领泸定城。当夜，随右纵队而上的刘伯承和聂荣臻在龙八铺击溃袁国瑞旅后也到达泸定城。

由此可知，红一方面军之所以飞夺泸定桥并获得胜利，是因为党的民族政策伟大胜利的结果，同时也是红军准确判断出蒋介石的战略企图，并以超强的行军速度、战斗力，调动和打乱了国民党军在大渡河沿岸的兵力部署，致使红军抵达泸定时国民党军守军力量空虚。红军飞夺泸定桥，取得了粉碎蒋介石大渡河战役计划的决定性胜利，使蒋介石将红一方面军消灭在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让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的计划成了泡影。



魅力康定

## 炉城往事

——水井记忆(下)

■肖霄

几乎所有的传说故事，都与生命有关。而世间万物皆以水为源，曾滋生出溜溜康定城并养育代代炉城人的水井子，便蕴藏着许多曲折动人的传说故事。岁月虽然已留不住水流远去脚步，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这处曾润泽恩惠炉城人的圣洁之水。用心追忆，便可重新发现这座城市的似水年华。

古时由于人们常年都在这里取水，久之便衍生出一些习俗，而这些习俗渐渐成为炉城的文化符号。不知从何时起，有人开始传闻水井子是祥寿仙女西泽仁玛和郭达山神当京多吉列巴一年一度相会之银河，每逢正月初一子时，他们便会化身为一对金鸡在井内戏水。此时倘若前来取水便会看见金鸡，而取得的头水等同仙液，谁能取得，便会在来年阖家安康，好运连连。传闻不胫而走，炉城人奔走相告，许多人约定在大年初一子时都来看金鸡，取水头，久而久之，便有了抢头水的传统。

每年的除夕之夜，在阵阵鞭炮声中，康定城内人们扶老携幼手持香烛纸帛来水井子处供奉龙王，一时间到处香烟缭绕，烛光闪闪连成一片，宛如白昼。当新年子时一到，全城鞭炮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争先恐后将各自的水桶、茶壶等器皿盛满，然后兴高采烈地背回家中。传说谁先最早取定新年第一时间的吉祥头水，必定一年万事如意，如果运气好，碰上传说中的金鸭戏水，更是大吉大利。

抢头水就这样持续到后来，

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当时中国人对“洋人”的憎恶情绪，水井子又有了洋人盗走一只金鸭惨遭恶报的传说。虽然年年抢头水的炉城人从来没有谁看到过金鸭，但在没有精确计时钟表的年代，人们都已头水被取上之时纪元开且，以此迎来新年正点。

炉城这口神圣的古井就这样滋养着一代代人们，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城里接上了自来水，大家的用水方式才开始发生变化。随着用水越来越便利，水井子不再是炉城唯一水源，然而它的圣洁祥瑞在人们心中却从未改变。“抢头水”的习俗在本世纪初依然存在，如遇到停水大家仍然会提着水桶，拿起茶壶在水井子排起长龙，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觉得自来水的味道不如水井子香甜，而四面八方游人也要慕名前来观光，甚至取一瓶水带回故乡。

多年间，水井子历经了多次修建。最近的一次，人们在外街置放了一尊炉城少女背水塑像，底座用中、藏、英三种文字雕刻了《水井子赋》，并在旁边安放了转经筒，这里也成了人们休闲小憩之地。可不久之后，大家发现井水逐渐发生了变化，直到如今水井子的水已不能饮用。

“源接五色海，泉出跑马山。清流千载长淌，春沁秋碧；水色四季不变，夏凉冬暖。可烹食熬茶，甘冽怡脾；或浣衣濯锦，涤尘洗凡。众人云：仙液神泉。清泉润泽炉城，仙液惠济苍生。”这是从《水井子赋》中摘录的一段辞令。谁也不愿将来只有在诗词中追寻“生命之源”水井子的记忆。期待着，她再次成为炉城透明清澈的双眼。

康藏异闻

## 牛魔(二)

■贺先孝

事情就有那么怪，苏老头儿发誓赌咒要除掉那头野牛，那头野牛却失去踪影，一年、二年、五年、六年，野牛再没有出现过。苏老头儿一想到野牛也许已经老死，心头就有火：怎么就那么死了呢？它应该死在他的“划刀”刀口上。就在这几年中，苏老汉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大女儿嫁到村子里，老子上了一回人家，接着三女儿嫁到公路边的一户人家去了。女儿嫁出去，苏老汉觉得理所当然应该是给二儿子成家了，二儿子膀大腰圆，一表人才，可是村子里也好，公路边也好乃至更远的鱼通山乡，竟没有一户人家肯把女儿嫁过来。那些人说：小伙子不错，如果家在沟外、通电的地方一切都好说。苏老汉儿夸耀他家玉米，羊芋吃不完，腊肉多得，鲜肉还是野味，人家就是不干。二儿子老婆不上媳肉还是苏老汉的心病。沟外，沟外有什么好？电拿来干什么？苏老汉儿气得恨：早些年，他的孩子们还小时，在晚上他连灯也不让老伴儿点，还不是过了几十年，现在的人们在想些什么鬼名堂！

二儿子终于向他老子摊牌：再不搬家，就要一个人走到沟外去了。你敢！苏老汉儿怒火万丈。他用手指着门外朝山下走的路，说：你敢走过大杉树，老子就一枪放倒你狗日的，再一脚把你狗日的踢下沟里去喂野物，你看老子做不做得出来。

苏老汉儿家出门不远有条山梁，下山的路恰好从山梁口子上经过，路一侧就是很深的山谷。下面村子里的人把那条山梁子叫做苏家梁子，那梁子上长着一棵高大挺拔的大杉树，苏老汉儿一直认为那棵树是他们苏老家的风水树。苏老汉儿只管把路口那处叫做“大杉树”。

二儿子不再言语，每日里就闷在玉米林中，羊芋地里劳动，本来就难得开口说话的人变得更加沉默，家里的空气很是沉闷。幸好苏狗儿已经十五岁，见到这情形，就在父亲、哥哥之间有话没话也找话说。苏狗儿的懂事让苏老汉儿轻松不少，但是二儿子成家就这么难，过几年苏狗儿成家还不是一样难么？苏老汉儿心事重重！

二哥？不是在睡觉吗？苏狗儿晕头转向，眼又睁不开。

屋子里什么东西都没少，说要拿什么东西走其实也没什么可拿走的，屋里的凳子也是那种将就枝杈当脚使的树桩凳，能拿走什么？苏家老二不过是穿了身他平时穿在身上衣服走了。

苏老汉儿冲下苏家梁子，直奔村子里他大女儿的婆家，大女儿说没见兄弟来，倒是村里其他人说，天快亮时，有个人下山去了，那身影有点像是苏家老二。苏老头儿跑到公路边三女儿家，三女儿说没见二哥来。望着公路上来往不断的汽车，苏老汉儿没了主意。想到苏狗儿一个人在家，顾不得疲劳，也来不及再想别的办法，心急火燎却又感到脚软手软地往回走。走到半夜时才爬上苏家梁子，一眼他就望见他家屋前燃着一堆大火，苏老汉儿一阵心疼：苏狗儿还小，苏狗儿他一个人害怕了呢。

惊魂未定的苏狗儿一见父亲回来，也不问父亲饿不饿、累不累，就急着对父亲说：来了一头大牛，好大的牛！下午时来的，它先在羊芋地里又跳又吼，后来到玉米地里乱跑乱撞，吓死人了，它的眼睛红红的，嘴角流着白沫，一双牛角又粗又大，角尖上全上泥巴。

你就不晓得给它狗日的枪一枪？苏老汉儿真想给苏狗儿脸上巴一巴掌，十五岁多了，让条牛给吓成这样。你见过，我们那枪连它的皮都打不穿，我就怕……算球，算球，各人睡，明天再说。苏老汉儿看着苏狗儿那单薄的身板，突然又心疼起来。

第二天一早，苏老汉儿到地头一看，止不住呼天抢地诅咒一通：羊芋地里到处是硕大的牛蹄迹，碗口大的羊芋被那畜牲踏得稀烂，粉嘟嘟的汁水从裂成几半了的羊芋伤口上浸出来，几百上千斤的羊芋！到玉米地里，玉米棒子被踏得陷在泥土里，玉米粒遍地都是，玉米秆东倒西歪，那惨像气得苏老汉儿差点倒在地坎上！父子俩都不说话，默默地把粮食从泥土里捡出来，一背背往回搬。苏老汉儿想着，想着突然问苏狗儿，它朝哪里走了？哪个？苏狗儿被他老子问迷糊了。

哪个？那条牛！那个杂种畜牲！苏老汉儿在地里跳了起来。我没看清，我一直在屋前吼它，赶它走……算球，算球，你个狗日的点出息没有。苏老汉儿恨得直咬牙。

康巴风物

## 图话康定

■蒋仲康

### 烟火兴炉城

达折杂的地皮还只有坐垫子那么小的时候，当地三座山也还只有马鞍子那么小的时候，两水汇处是一幽海子。远近海里的犀，相互往来。海畔是通途，走着古牦。人出世了，活动得更开，循牦道布下人的足迹，成就了最初的天路，途中人们在这打尖，野炊，篝火，篝火，篝火，这儿成了打尖处。后来，这儿是木雅、布郎、董夏人氏共同出人的路口，打尖处也固定下若干石灶，露营的人不绝。再后来是木雅、鱼通、达乌三部盟会的中心地，称“达珍塘”或“蹈脚坝”，烟火自然是更浓了。蒙古经康南下滇洱时，达朵地面留下了瓦斯焦家族，是首家住家户，在天路上经营起接送中转的特殊行当，成锅庄业的前身。木雅甲波家族遗孀孤女从乌乌绒避难到折朵，经各位措措小玉拥戴，驻戈措十三家锅庄，续土司世职，号明正·甲木参，为一方地主。庚即这建打箭炉行政厅，兴炉城，并付会出孔明造箭于此的传说。接着，改康定府，设康定县，至今。炉城烟火，渊源有自。

达朵是上部天路的标志，因瓦斯焦家而得名萨瓦拉。折朵是西方天路的标志，因甲木参家而得名萨甲拉。达朵折朵共构的达折朵，就出打煎炉或打箭炉，汉语音译的地名，具有意译的无穷奥妙。这几乎就是炉城的“城之初”。然而另一个炉城烟火的由来，却鲜为人知，追溯起来，如梦般的朦胧。他与瓦拉家、甲拉家一道，召示着炉城本底的多元。这就是关于冬桂爷家的龙门阵，炉城原先的另类传说。

似乎，在瓦斯焦家族立基业之前，达朵和折朵中间长长的一带闲地上，就住着冬桂爷了。冬桂爷祖籍随左，打小流浪，足迹却不纷乱，直对着吉古和达朵一路牵伸。驻过来时没带上族姓，到老都只叫个冬桂。当时，木雅甲波未曾认识他，他已知悉木雅甲波了。怕是苍天派来守候守望这三山两水的，要么他咋不寻个稍阔气点的地皮落户呢。冬桂爷家务不大生计大，三房妻妾一口锅，儿女成串。非农非牧却有稼有畜的日子，天保佑着活过来。不甚富足也还从容。冬桂爷的孙辈们，朝仪着三个奶奶。奇的是木雅奶奶是从荣经送过来的，汉人奶奶是由白利讨得的，只有回回奶奶属夏夏娶。这阴差阳错中，似潜着一缕不息的前缘，暗含着康巴人境的宏恢。于是，以冬桂爷四世同堂的晚年，追逆其一生，在小小炉城的烟火史中，算得上缘起，当得上开创，只是潜在神野间，没踏进庙堂罢了。

旧打箭炉是被水冲过的，新打箭炉建在冬桂老爷家的基地上，是他老人家把自己传宗接代的热土，以耿耿忠心，献给了官家，建设城池。官府为冬爷的名字加上个人字傍，成了佟，恩典作姓，以资褒奖。佟姓一门袭下来，半座炉城尽归冬爷一家子。偏偏后代们都姓佟，全占了祖奶奶们的房名姓氏，跟从康人秉承母血的传统，不咋的当佟姓是一回事正经事。太老冬爷佟还是以光宗耀祖之良好感觉，欣然辞世于高寿。放放心心把子子孙孙托咐给后世。一度，

炉城烟火旺了再旺，人气更如鼎沸。然而，每代人肩负每代人的使命，无怨无悔。每代人希冀每代人的告慰，天光地明。老了的炉城，其实没老，仅仅换了付新颜而已。更不会去，仍以自己的方式，把古往今来的一切，续成未竟。诗人读史，史家吟诗，都洋溢着缕缕特殊的韵味。

四外豪门旺族向他家攀附亲戚者众，远远牛厂坝田，尽因这家人的关系牵成藤藤亲，各方烟火也空前旺盛。这家人老房子里的传人，面对众亲家献来的殷勤，却少见见容，只在心里认个“该”。

具说，这位冬桂爷最明正土司器重，是他那尚好的酒德和酒功。平常在乡邻间，整年三百六十五天半，冬桂爷能滴酒不沾，遇到特定场合，三缶子九盅，他又能把活得不明白的对饮者饮个清醒。那年月，建昌道派驻打箭炉的同知大人，在冬桂爷面前，是把朝珠捻成佛珠了的，指尖下如玉的一百单八粒，粒粒精心。封建时代，哪有以官员身份服贴庶民的事，偏偏冬桂爷见官，是官老爷在见他。

皇赐佟姓的言传，联系炉城皇赐的瓦斯焦包姓，以及甲木参家族中甲、木二姓与皇族果亲王的瓜葛，炉城人，似乎被外界惊咋咋看成了皇亲国戚，康娃些就咧嘴一笑，神秘兮兮的态度，似无否定。下细思量，传说中强调的那点信息，想必不是要摆多大个门户显赫的姿态，只是要声张那点炉城渊源。渊源于炉城是重要的。

于是，在老院长街外，锅庄大院傍，好几处高峻的宅楼子，土夯石砌木斗，标乘炉城的别样风光。里面住着同一家人，几兄弟进住同一扇大门，老了老了也不分家。孩子们的爸爸爷爷一么多，大爸二爸三爸，七爷八爷九爷，有时候分不清楚。内内外外混一场世面，争得的脸皮讨回的愠气，当然会同甘共苦的担戴。家人些，有发迹成器的也有倒霉垮台的，有安身立命的也有惹事生非的，在百年炉城演出的是世间千古悲欢离合离合。要说炉城人生精彩得几乎象一部“演义”了，这精彩不在于世事跌荡，就在于其人脉太具血肉。白发人活到头，喘一口气太息清气了，后辈活起，只要脚踵不离炉城，对谁说话都要大声些，浩气豪气，绷的是康娃劲劲。老康人骄傲，苍天也赏识。

久了，康人眼中淡出过一茬茬红男绿女，偶尔，用叙事的方式忆起冬桂爷时，就过电影般拉一串形色，还奇。好象这家人世代所传，长得来个儿子都像娘，个个女子都像爹，福气嘛。末了末了，长成一个自己，与爹娘都不象，唯有秉性暗合冬桂爷的话，那么敢断言，他，必属“炉城人物”中一员。蓦然间，晚清时代的哪位前辈，却又亮壳不脱的复活在曾孙玄孙一身上，脸貌体胚脾气作派，以至于大致的命运经历，都象在重蹈过去。所谓隔代遗传，交叉遗传，晃若轮回。把文化的种族属性消溶得干干净净，让民族的文化属性得以本真的显彰。谁活得久了，若擦着百岁老人的边，眼前的炉城虚实，竟难以辨别前世今生。日子退色了成为黑白照片，旧照片反到流溢出鲜活的情感色彩，宛若现世。

炉城烟火旺了再旺，人气更如鼎沸。然而，每代人肩负每代人的使命，无怨无悔。每代人希冀每代人的告慰，天光地明。老了的炉城，其实没老，仅仅换了付新颜而已。更不会去，仍以自己的方式，把古往今来的一切，续成未竟。诗人读史，史家吟诗，都洋溢着缕缕特殊的韵味。

炉城烟火旺了再旺，人气更如鼎沸。然而，每代人肩负每代人的使命，无怨无悔。每代人希冀每代人的告慰，天光地明。老了的炉城，其实没老，仅仅换了付新颜而已。更不会去，仍以自己的方式，把古往今来的一切，续成未竟。诗人读史，史家吟诗，都洋溢着缕缕特殊的韵味。

## 五色海

第 796 期